

高子遺書



~ 16
868
1



和  
868  
卷  
八



四庫全書提要

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說已箸錄攀龍出越南星之門淵源有自其學以格物爲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初自輯其語錄文章爲就正錄後其門人嘉善陳龍正編爲此集凡分十二類一曰語二曰劄記三曰經說辨贊四曰講義五曰語錄六曰詩七曰疏揭問八曰書九曰序十

曰碑傳記譜訓十一曰誌表狀祭文十二曰  
題跋雜書附錄誌狀年譜一卷其講學之語  
類多切近篤實闡發周密詩意冲澹文格清  
道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蓋攀龍雖亦聚徒  
講學不免湔染於風尙然嚴氣正性卓然自  
立實非標榜門戶之流故立朝大節不愧古  
人發爲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此真  
之所以異於僞歟

重刊高子遺書序

高先生遺書十有二卷幾亭陳氏所嘗曰行者也  
游經兵燹版燬不孑琬嘗搆求其本踰歲始獲曰  
示四方諸門人咸欣嚙曰爲未及睹也有高生程  
者字象姚來從琬游因語次告之曰先生是書洩  
不湮沒者也益謀重鐫諸高生蓋先生之從曾孫  
也歸而謀之尊人楚堵傾橐中貲鳩工庀役有不  
足則鬻膏腴三十畝曰左之凡糜白金若干兩越  
若干日而始竣用曰嘉惠後學其寓意至渥也歲

高二通言 卷八  
之正月生復過琬門請爲之序琬惟有明二百七十餘季之閒賢士大夫曰鉅儒願望箸傳于世者肩項相比求其學術粹精議論醇正者壽則薛文清而止耳後則先生而止耳顧兩先生俱罹宦豎之禍文清僅而得免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纍沈淵之遺躅天降旱罟蠱賊內訌此明社之所已遂屋而後之論者不免有人凶殄瘁之痛也琬自昔有志于學氣昏質駑迄今髮種種矣不能少加進焉少而聞先生之風壯而誦先生之書慨然想見其

爲人煜煜乎若日壘之麗天也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峩峩乎若嵩岱之與兩閒竝峙也謝劣如琬仰窺頰測豈能極先生高淡之所詣哉方仰止景行之不暇其庸敢妄贊一詞曰刻畫摩擬之乎姑承高生之請具述重鐫顛末曰塞其意曰慰四方學者欣嚙欲睹之情而琬又曰得挂氏名于卷端竊自謂淡卒云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元夕痔二日長洲後學汪琬謹識

曰是問對學五經類編  
 論辭自謂窮卒云類編二十八年五月元之撰二  
 大學者知想游淵之辭而擬又曰其甚且各于幾  
 而承高子之謂其並重識願末曰其甚且各于幾  
 景許之不測其漸斯矣贊一隨曰原書學對之平  
 與明愈融而竟強淵武主高子之河清猶古喻也  
 曰此也與與平苦其公之亡兩則其知也而後也  
 曰人欲學平其日學之既天也者其平其五而之

重刊高子遺書序

天生朱子而正學昌明集諸儒之大成其為道大  
 中而無過其為教至實而非虛實萬古無弊者也  
 自有明嘉隆之際姚江良知之說興海內樂其新  
 奇便易轉相傳習流弊日甚曰格物為支離曰性  
 善為偏著曰主敬為矯揉于是侈張頓悟厭薄真  
 修譽陸詆朱尊釋卑孔梁谿高忠憲公邨邨乎惡  
 之與涇陽顧先生講學于龜山東林書院昌言排  
 擊不顧俗議于是朱子之道晦而復明當時學者

高子遺書 舊序  
但講致知而不講格物先生則曰學必繇格物而入聖學所繇與佛異者曰格物而致知也儒學母入于禪者曰致知而不杜格物也又曰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而當時學者多曰無善無惡言性曰爲說善便著于善而非性非先生力辯之三教幾于混一矣其用功依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積力至數十季之久其教人令先讀小學近思錄次令靜坐曰培溪阜之氣蓋其所爲格物者明吾性之本善而非

務博也其所爲主靜者觀吾性之未發而非守寂也晚季涵養愈粹工夫益密戰戰兢兢久而後已故其言曰學問始欲知性中欲復性終欲盡性惟一性而已性曰敬知性曰敬復性曰敬盡惟一敬而已此又足曰見先生學問之大全而砥柱狸瀾有功于天下後世不小也繇是曰其道德發爲氣節流爲文章無不合于聖賢之道立朝則正色昌言臨難則從容正命有明諸儒殆未有過之者曰紹繼朱子不誣也遺書十二卷其門人陳幾亭先

生廣按而約取之相國錢御冷爲南宗伯時刻諸禮瞽經喪亂後瞽既不孖而版夾械佚溥內思誦其書者求之不易得公之從孫楚培暨長君象姚懼正學之失傳也鬻田數十畝呂重鑄諸梓其立心公而用意遠矣刻成請序于余余喜獲埒名于此書之末遂述先生爲學爲人之大略并重刻之本末如此至行事之詳則有諸先達序例埒錄杜何設多贅焉康熙己巳季冬朔崑山後學徐秉義敬書

重刻高子遺書後序

從來儒者之學其大尚有二曰修與悟二者不可偏廢然言修者曰悟爲躐等徑造淪于虛無言悟者曰修爲執器滯象流于固陋兩者交譏而不能呂相易此學術所曰分涂也吾邑高忠憲先生篤信程朱之言曰聖學爲己任汀州旅舍一悟透體通明無天人內外之隔它人得此曰爲究竟先生但曰爲入門從此動靜交養身體實諗復數十季悟曰啟其修修曰證其悟歸于復性而止于明諸

儒中可謂集大成者也遺書向刻于金陵經亂蔽  
逸先生從子學憲公輯節要數卷行世四方學者  
終日未見全書爲悵邇者睢州湯司空撫吳將重  
梓遺書已惠來學會湯公未久去任遂漫松齡母  
歎息是書之不獲流布于世誠學者之不幸也學  
憲公之季子楚培讀書秉禮無媿象賢己巳夏与  
長君崧取家藏原本朝夕較讎付之剞劂歷冬  
始成而屬松齡爲序松齡末學無知生平嚮慕先  
生之學未能稍窺其端緒何設序先生之書願樂

是書之廣布世之學者將讀其書而興起知所已  
爲學之方已造聖賢之域而楚培之勤勤于是厥  
功爲鉅也謹識數語于後康熙己巳冬同邑後學  
秦松齡拜書



中可謂其大成者也...  
 先生於子學...  
 自古未見全書...  
 遺書已歷來...  
 意者皆之不...  
 秦外...  
 以為...  
 為學之...  
 讀書之...

高忠憲公續集序

古今事業併三不朽曰大德曰大功曰大業三馨  
 分兮合兮如日麗合也劇繁美新韶譏千古霍光  
 寇準不學黷術未可云一也如日麗分也天人三  
 策魏嚙王左出才正氣一歌成仁取義數語獠嚙  
 貫日凌霜出槩聖而苦馨即起而行未可云二也  
 昔聖昔賢先以也性也間推求曰坐兮其極而大  
 經濟大彰彰于斯曲焉非滄桑也所得而晦蝕也  
 高忠憲公景範先生直權璫竊柄宵小盈庭亮節

危吾孤忠自矢而卒罹亏禍從亏今藉宏出皿三  
季七碧汨羅出水一勺猶香雖樸夫牧豎游女野  
夫皆知忠憲公節義彪彰不可泯漫而不知其淵  
原所自來也公出學問根本紫易大約曰一敬肅  
歸固已揆聖門夷一義且其間坎坷鬱甲齟齬益  
因其循彌充固公出篤學歸出而夾天出言曰默  
成出公季二十一而舉亏嚙角及壯而成進士設  
舍皇路清淑含龢而吐剛庭夾不禍如石偕出楊  
南陽出牽相業炳炳人閒而興起斯文昌明絕學

厥功或未必如是出表簪惟其簪仕出初卽擬翦  
易出鳳竄處蠻蒸顛外出蠲而鱷蟬風腥黃茅瘴  
厲循足已助其灑落雄奇孤雲萬里出致隸夫出  
環閭里十篔河平等驅鷺出忘機任潯滌亏天地  
絕口不害翦事翳三十季而公出得力夾袂如登  
凶蕃出振弓乍切觀水蕃出涉亏滄滌而莫窺其  
際余不數馭少茲土雖不獲觀先出出歸人而愧  
嚙僂嚙猶得亏高山流水仿佛其宗風而如親其  
循範頃蕃莊誦續篇見夫談理助窺魯出微苦濂

洛關闕出真血脈也論事則居沙出流洩謹宣公  
出舉劄也即坐班勃投縱互言贈吾艸木蟲魚間  
情賤物其醜彰矣或如風雨合離溼漉上下而總  
不離乎坐性坐情出所宣洩也王黼物而賤形原  
隸罔也工百百東流而歸海翰宗惟一也百併  
中瞻者白嬉笑怒罵皆成彰彰而公則彰彰皆成  
聖學較出中瞻又自命何等乎公出書向言舊初  
因紙費出餘坊隸罕見其家咸繫胸光出出中楚  
培縣象妣董付初嗣烏虜鶴歸萼表燕太堂崙峒

成凋齟出餘弓始絕續者何可勝繼而高乎不憚  
膏腴出負艱呂揚光出出芳徽則先出出垂澤出居  
其益可見也夫昔康熙歲次己巳小蓄月望日山  
陰後學徐永吾搢簪

其益可見即夫昔者聖人夫子曰小者且望曰山  
其益可見即夫昔者聖人夫子曰小者且望曰山  
其益可見即夫昔者聖人夫子曰小者且望曰山  
其益可見即夫昔者聖人夫子曰小者且望曰山  
其益可見即夫昔者聖人夫子曰小者且望曰山

高子遺書序

學有岐性無岐性命于天天性即天理也理至實  
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理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  
不實夫性一而已矣自性學不明立教滋弊篤行  
者諱言虛靈談空者埽除事理諱言虛靈將等于  
不著之百姓埽除事理甚為無忌憚之小人流弊  
不同其不識性均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孟子道性善善者理之總名也至宋儒程朱出而  
鄒魯一脈絕而復續濬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

物之理烏虜聖學與異端毫釐差而千里謬者其在斯與我明高忠憲公性學正傳也先生少而志學曰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取其書細讀而精思之參求既久一旦貫通不必規摹成言而能盡發其蘊大指以見性爲宗以明善爲要以人生而靜不著意念者爲繼善之真體以辨志定業絕利一原不留毫髮疑似以爲自欺之主者爲格致之實際論心氣而曰聖人所養者道義之氣所存者仁義之心論理義而曰心爲在

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論情性而曰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情不發者萬古常寂之性論知能而曰乾知大始如閃電無蹤坤作成物如家宅可守此皆程朱以後學者久錮之疑網而先生剖而析之若繭絲牛毛之不可殺而銖兩絜黍之不可易乃若義關君父辨別必精道介長消扶抑必早以至酬物行遠之篇觸境陶情之什莫不因形賦象矢口成文蓋心精形著隨在見前而先生亦不自知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高子遺書 卷之二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藉令見及之非身有之  
卽言言透性此亦對塔說相輪耳誠于何有先生  
自三時悟後修持數十年靜則心氣俱寂動則事  
理交融惕乎其若久淵粹乎其若珪璧肅乎其若  
孳斂藹乎其若春融具足萬行而心體不挂一絲  
蓋至致命遂志之時身國不辱何其從容晝夜通  
知何其超脫而以一節名先生不得以孤忠名先  
生不得以二氏之尸解蟬脫入定立亡名先生亦  
不得而後知先生之真能復性也有物有則者還

之于實無聲無臭者還之于虛所謂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非先生吾誰與歸蒙嘗爲之說曰宋儒周  
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  
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  
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或曰然則先  
生之與程朱奚似蒙謂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入  
門濶公從戒慎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辨入先生  
兼之而得力于居敬居多坐如泥塑人接人渾是  
一團和氣有之似之矣先生向有就正錄先生嫂

門弟子從高長公伯珍傳寫笥中遺文若干篇陳  
惕龍爲訂之次之詳之反之尋味標宗獨出手眼  
名曰高子遺書較之入關東見洛陽諸錄傳述師  
說而滯焉不圓雜焉不精者相去遠矣余私淑有  
年竊謂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  
而先生此書實爲程朱心印遂與諸曹謀梓之而  
僭引其端崇禎壬申春魏里後學錢士升敬書于  
寅清堂之南軒

高子遺書序  
以言爲道無弗離也以身爲道無弗貫也知欲侔  
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離矣靜時仿佛若  
有得焉動而失之則動靜離矣誠爲之誠有之其  
又何離焉高子之學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  
善無聲無臭之善踐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  
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胥于此乎在是故誨一學  
也學一識也天下之理患不一不患不貫一則自  
能貫矣求一于講辨一何在哉致一于吾之爲道

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疇不一者人之嗜欲無出于色利名極之爲外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蛻焉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雖離乎切切乎皆準繩而無妄焉觀其坤能是以信其乾知身修于百年之內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後世蓋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于薛而純實無弊勝于王至乎修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于此不一不成儒者況成聖賢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間道而淄其躬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

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爲十二卷凡于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甯簡毋絲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崇禎辛未九月壬申門人嘉善陳龍正謹序



志亦崇雖年未大民至中門人慕善刺請至  
 垂青者已久而無辭其辭於世也以此語夫也  
 然其入而愈僻其辭於世也以此語夫也  
 吾夫至其人數言自自而後跡而後之謂其  
 自來對以承採其辭合輯其不辭也而於此

小序

此卷先生所親訂刻于天啟癸亥之秋與講義奏  
 疏及諸說俱名就正錄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  
 平天下自日用飲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  
 實而所謂精微元隱前賢未發之蘊舉在其中集  
 主于明道明道莫切于語錄語錄出于及門所雜  
 記不如自記之精純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則  
 觀華吳先生繼刻真儒一脈刪并九十餘條觀華

高子之左邱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真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元而實出于躬行默識不妨與先儒微異者余乃因其大略為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

二曰劄記

此亦先生所自記蓋取最精者入就正錄中餘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闡發之拆衷之然所云體道在言行上達在孝弟惡念雜念與真當下之類皆以片辭披技奧妙殆癸亥秋冬以後日

新又新碎金未鑄狐腋未綴非皆就正之餘也及門之士遞相傳鈔頗多重複今定存四十六則

三曰經說辨贊類

此卷皆先生體帖所至獨得于心筆之而為書者其于古本大學則雖尊信程朱不敢強同而願同于崔氏困學記據其文體原非說林第先生自述生平進學次第譬無色之繪天光無言之傳天籟實乃度人金鍼不可與諸記同觀也山居課程以下指示初學最親最切好學說以下折衷則立的

剖析則窮微如乾坤寅直之旨未發不發之辨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氣雖伊川晦翁之所未備皆開自先生然而或樸或文蓋期明道益人而已說辨三種高極于陽明而辨之不嫌不嫌衛道也卑極于蓮池而辨之不辭不辭衛道也陷極于管氏而辨之不遺不遺衛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贊宋四家以配四配甯謂德盡侔矣其將有道脉之憂

四曰講義

先生于經無不通易尤精而大會之日必講學庸語孟爲其切于日用且士人所羣習非如五經有專門也講義甚多先生自擇五十餘章廣惠同志所講者雖孔孟之言實先生之自言其言也蓋口而述之則聖人自欲無言體而行之則學道愛人聖人歸其言于偃今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與子游之言學道相類先生固云不敢求聖人之言于聖人矣讀講義者可求先生之講義于先生乎

五曰語錄

先生手著尚多顧且後之而先語錄語錄于明道切也會語輯于周祝二子尊所聞甚至記述之勞甚至先生乙丑歲曾以授余屬曰其中尚多可商幸細觀之則先生之意可見于是乃舉其襍而未純繇而未精者汰之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道漏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囑二子意中之旨則汰之其錯綜者稍爲次序使人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于魏忠節初謁語出于從子敬敬

弱冠慕道故教以讀書大意忠節當見危授命之秋故示以處患難定疾痛一死生人乎人乎時乎時乎先生之言其猶化工爾

六曰詩

言志陶情莫先于詩三百而下詩人不知道有道之士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岐治事者忘身心而學道者遺世務也靖節詩隻千古然性與天道猶未知何如況餘子乎先生不盡效陶大都

有陶韻逸興幽懷適與之符昌黎云歡愉之辭難

工先生絕作歡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見醜麗之歡  
愉厭而闐寥之歡愉妙也令視闐寥爲愁思尚能  
有好言乎靜坐戊午諸吟則專以舉道譬如禪家  
之有偈術家之有歌詠不過假借宮商明宗傳要  
使人哦則易輒輒則難忘而句字間之淘汰琢磨  
槩非所計矣全在學者善觀

七日疏揭問類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兩者達道之大端也先生筮  
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復居閒局所爲達

道皆以言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動心之養旣成遊  
魏若齊惟非心之務格達權自牖無昏不動非欣  
然動于悅則淒然動于感先生壯時闢張世則與  
第一要務聖明務學諸疏雖神機濬發未與亞聖  
方駕其端本澄源之意何有異哉晚長西臺于是  
經濟之實大見莫詳于責成州縣一疏惜入林遂  
淡未及上而嚴劾賊臣崔呈秀則未形之燭抑亦  
殺身成仁所繇胚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然夫旣  
就列先生所知者匪解以事一人而已矣甯得豫

防姦人之報復如世俗之模稜以養惡乎格而旋  
去去而不免一世之運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  
絕從容其實中庸之軌豈猶徃日之憤烈回風之  
悽愴邪齋志未遂在貴州縣以安民生使繼若職  
者宥行若事卽忠憲復生矣不阿同好不棄異己  
不忘維桑又有揭有問

八曰書

言不盡意而達意者莫過于言書不盡言而代言  
者莫過于書舍是則愈無絲盡也相視之頃槩欲

其默而識之笑而莫逆則奚絲千里而外數十百  
世上下非書則奚絲故代言以達意惟書最近書  
者達于人我之兩心親相授受于當世者也先生  
之書論學者十七論政事者十二感慨時世逍遙  
物外者十一莫非學焉莫非教焉昔陽明子于諸  
書俱自標年月使後人觀其前後淺深先生書年  
月不槩見以意度之仿佛可得然遙度其時序何  
如實按其指歸遂以論學者居前政事居後而感  
時寓意或雜次乎其間蓋一人數書則序而編之

首尾燦然亦不槩清其類也惟削奪以後知禍之將及必從靈均致命遂志前定無疚自孫宗伯而下八書不可不鱗次觀之以見夕可之意至于拱手一荅隱寓全歸臨終數言致意諸相知者宛然子輿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孰忍忘其意乎

九曰序

或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于當世之人也或慶之或慰之或勉之蓋紛乎不可窮詰擬議焉然則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閱先生諸

序有定指焉語本體曰性善而已矣語工夫曰實修實悟而已矣然而不盡滯也亦歸無亦重悟亦尚默亦貴自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愛機警亦量時勢亦舉感應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賞花亦玩月亦暢飲高歌亦悅習靜亦嘉曠達此其序文章燕會送別之致也無所不通而不離其宗使必曰性善曰實修曰實悟則各一言而畢爾聽者能無索然已乎縱之橫之斯誘之也易動聞道者之言固安有不活者邪先生以道爲文因其

文可以見道

十一曰碑傳記譜訓類

其人往矣至今不能忘當吾世而有人焉又後人之所欲聞知也此碑傳所爲作也彰其人事在人中矣若夫記其事則人亦在事中自記其事則意亦在事中而譜以思往訓以裕來無我而非人也無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于言者覈其要歸人倫人性而已倫之無象也曰性性之有象也曰倫盡則俱盡矣先生種種有二說邪

十一曰誌表狀祭文類

譽近厚譽外者益近厚然總入于欺矣欺觀者欺作者欺外者莫非自欺以居厚而蹈欺豈格物之學哉先生所闡多幽人奇行其或已顯于當世則質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外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洩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諛墓而已矣然不原此意則刻而已矣反復諸篇見先生格



物毋欺之義意謂誠而已矣又謂誠者其氣之屬也人心世道片長隻技異端俗子飲會器具凡有關係無不言凡有請求無不應或曰奚屑爲此瑣瑣者則倦于事矣非吾徒也則倦于類矣安得天下皆得門之正士目前皆震世之大業而後施吾化迪當吾鼓舞發揚乎無根之議論一步一顧常或失之有主之學問殊方異劑醕乎醕者自若也夫是之謂不倦之誨余定家靖質集終以自祭文絕筆也陶菴集終以劄記進未止也今于先生集終以襍書因襍以明醕也豈曰有知無敢苟焉之意其斯而已矣

龍正識



施廷瓚

瑟文

王大述

來賓

劉上行

玉馬

秦實然

涑子

何以達

日鴻

王大甯

從兄

愈紫超

秦啟實

未指

童具古

秦啟實

未指

秦李然

孔啟

秦學

正

秦啟然

谷士

秦啟然

秦啟

秦學

正

秦啟然

谷士

秦啟然

秦啟

秦學

正

秦啟然

谷士

秦啟然

秦啟

秦學

正

秦啟然

谷士

秦啟然

秦啟

秦學

正

秦啟然

谷士

秦啟然

秦啟

高子遺書目錄

吟天傳

示學

受業門人陳龍正編定

示學

從子世泰訂正

卷一

精坐集

語 一百八十二則

山風集

卷二

批發集

劄記 四十六則

大學古本及補注

卷三

大學首章

經說 本辨贊

大學首章

古本大學題辭 大學首章約義

參三 大學首章廣義 十二條

附錄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闕

參二 傳 十一條 附錄崔氏洹詞 一條

困學記 山居課程

參一 復七規 靜坐說 書後一條

示學者 四條 讀書法示揭陽諸友

格言 受業門人刺好學說

高子數為善說 知天說

身心說 洗心說

需中說 未發說

參五 心性說 氣心性說

精義說 氣質說

參四 寅直說 愛敬說

好惡說 乾坤說

乾象說 乾象釋

大象 三勿居說

夕可說 輔仁說

觀兩先生所參春游記請益

陽明說辨 四條

異端辨 并小序  
為五條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荅

聖賢論贊 十首

卷四

講義

五十四章  
前有小引

卷五

語錄

會語

周彥文祝可久輯錄一百則

高橋別語

魏忠節錄七則

初謁語

陳斡錄五則

卷六

四言詩

水居

六首

五言古詩

共三十四首

靜坐吟

四首

幽居四樂

謫居

有序

考亭恭謁朱夫子

夏日閒居

水居詩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辛亥春至水居 山居

湖上閒居 季思子往適至

讀書山中 季弟攜具見過

破光靜坐 游元墓山

游靜樂寺 游雁蕩山

湖上 興中

客涂 采菊

異艸 黃龍菴訪超然上人

題吳之矩雲起樓 壽俞景梧六十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送辰州守瞿元立

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正七哀詩 程酒詩

五言律詩 共十首

水居詩 卽事

晚步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靜坐

丙午元夕同文水景韻

和許靜餘先生閉戶吟 三首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徃泛溪

正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五言絕句 共三十首

水居飲酒詩 三首

破光山中襍詩 五首 白雲篇 二首

題畫竹 四首 秋琴詠 六首

荻秋雜詠 四首 和西築詠 八首

六言絕句 共二十四首

湖干四時歌 八首 水居漫興 十六首

七言歌行 一首

鄭母壽歌 有序

七言律詩 共三十一首

水居 水居獨坐

水居閉關 卽事

同許靜餘先生游山

同洪平叔游武夷 次劉伯先閉關韻

靜坐吟 三首

戊午吟 二十首  
有序

至水居

七言絕句 共十一首

水居題壁

邨居 三首

題畫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小偶成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三首

六賞等

卷七

疏

崇正學闢異說疏 今日第一要務疏

聖明亟垂軫恤疏 破格用人疏

釋羣疑銷隱禍疏

書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

辭免重任疏

糾劾貪污御史疏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自請罷斥疏

遺疏



罷商稅揭

論學揭

解頭問

卷八上

書 共一百一首

與李見羅先生

與許敬菴先生

荅顧涇陽先生格物書

四首

荅涇陽論周元公不關佛

荅涇陽論程朱關佛

荅涇陽論管東溟 荅涇陽論生之謂性

荅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

荅涇陽論猶龍一語

與涇陽論知本

荅涇陽論病中作工夫

觀白鷺洲問荅致涇陽

與涇陽論東林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與涇凡二

荅鄒南皋先生

與馮少墟

與遂確齋

荅劉念臺

三條

與安我素

二條

荅錢啟新

二條

與揭陽諸生

六條

與管東溟

二條

上儕鶴趙師

五條

荅錢宮詹御冷

荅葉臺山

荅朱平涵

問荅廷選

與蕭自麓

二條

與羅匡湖

三條

荅耿庭懷

與陳思岡

賦本

復錢漸菴

二條

與徐匡岳

賦一

荅曹真宇論辛復元

與劉雲嶠

二條

復朱密所

與何天玉

二條

荅吳安節年伯

三條

與洪桂渚

賦

荅陳伯襄憲副

與吳子徃

四條

與周自淑

荅史玉池

賦

與周念潛

中丞

與張子慎

賦

與吳懷野

二條

荅蕭康侯

賦

復陳敬伯

荅周二魯

賦

荅瞿洞觀

二條

與顧新蒲

賦

與丁子行

二條

荅劉直洲

賦

與羅止菴

與王具茨

荅張雞山

荅呂釗潭大行

荅王儀寰二守

荅湯海若

荅吳巖所司封

荅區羅陽太常

荅吳進士

荅友人

荅吳伯昌中翰

荅田雙南

致周懷魯中丞

卷八下

書 共一百三十九首

與許同生父母

與林平華父母 二條

荅湯質齋

荅段幻然 四條

與徐十洲 三條

荅劉石閭中丞

荅耿華平中丞

荅楊大洪父母 四條

荅方本菴 二條

荅周綿貞中丞 二條

四府公啟汪澄翁大司農

與李大司農

與胡撫臺

與秦華玉

荅陳筠塘 四條

與歐陽宐諸 三條

公啟吏部留王郡尊

荅蔡虛臺

與曾郡尊

荅何府尊

與王三府

與趙肖鶴

與尤時純

與李懋明中丞

二條

與王東里黃門

荅周來玉

二條

與沈銘鎮

二條

荅孫司理子嗇

大

荅祁長洲

荅袁甯鄉

荅陳石湖令公

二條

與徐檢老房師

與葉園適

二條

與吳霽陽

荅李雨亭

荅錢心卓

與諸景陽

與徐元仗

二條

荅郭光祿

尚寶

與楊鳳麓

荅袁節寰中丞

二條

荅武陽紆中丞

荅翟凌元中丞

與羅黃門心華

與方孩未

與李瞻成侍御

荅劉心統侍御

二條

荅楊侍御

荅沈侍御

荅張侍御

荅郭旭陽侍御

荅潘虞廷按臺

荅湯闇生學憲

與華訥菴鄒經畬忠餘

與鄒經畬 與鄒忠餘

與華初菴 與秦君鄰

與李肖甫 與華蠡陽

荅王蔥岳 與張侗初少宗伯 二條

荅陳赤石 與黃鳳衢 三條

與陳省堂 荅王聚洲

與蔣恂菴 二條 荅繆仲淳 中丞

報大哥 二條 荅七弟 中丞

荅汪若谷 二條 荅范太蒙尚寶

荅劉清之叔姪 與李壽伯

荅翁應元 與黃黃石

與劉鳴陽 與吳覲華 三條

與許涵淳 荅薛用章 二條

與周仲純季純 與周季純 三條

與任希賢 與尤澹明

與安無曠 與卞子靜 二條

與魏廓園 五條 與陳似木 三條

與孫淇澳宗伯 乙丑 荅劉念臺 三條

荅熊壇石操院 與李次見侍御

與徐按臺 荅楊金壇

荅王無咎 與曹允大

與東林諸友 臨終與華鳳超

卷九上 與謝子 與謝子 與謝子

序 共四十一首 荅蕭用章

大易易簡說序 周易孔義序

朱子節要序 就正錄自序

講義自序 重鐫近思錄序

朱子性理吟序 程朱闕里志序

重刻諸儒語要序 王文成公年譜序

許敬菴先生語要序

方本菴先生性善繹序

王儀寰先生格物說小序

點朱吟序 虞山書院商語序

桐川會續記序 崇文會語序

尊聞錄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西齋日錄序 願學齋劄記序

重刊採運條議序

營政紀言序

闡幽錄序

無錫縣學筆記序

毘陵人品記序

東林志序

東林會約序

同善會序

重刻感應篇序

合刻救劫感應篇序

程行錄序

鄭天台四書題詠序

重刻倪雲林先生詩集序

瞿元立先生集序

王文叔公平齋序

曹真子先生仰節堂集序

關里志序

塾訓韻律序

石幢葉氏族譜序

呂氏合譜序

浦氏世系序

周氏族譜序

蕭平齋六十序

卷九下

序 共三十五首

華無技荷蓀言序

六生社艸序

劉伯先南征會業序

去蘇序

劉羽戢知新稿序

去浮集序

拂雲齋書經社艸序

去蘇序

祁侯入覲序 送遲菴譚先生序

送陳二尹序

靖江令朱華陽父母考績序

陳志行八十序 段幻然六十序

大司徒修翁李先生七十序

繆仲淳六十序 雙山王先生八十序

二思毛翁七十序 薛守溪六十序

龔舜麓六十序 諸延之先生七十序

清菴俞先生八十序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靜菴華翁七十序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薛翁七十序

馮敬山翁暨錢孺人伉儷七十序

應峰王翁七十序 鳴陽伯兄六十序

鳳池馬公七十序 馬母林孺人六十序

顧母華孺人六十序

秦母顧孺人七十序

慮得集序 默石翁劄記序



高臺集後序

事物別名序

卷十上

碑傳記

泰伯廟碑

薛文清公傳

羅文莊公傳

陶菴先生傳

韓氏七世祖傳

儕鶴趙先生小傳

薛孝子傳

汪節孝傳贊

堵方伯傳贊

文學華二菴傳贊

封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傳贊

卞氏二隱君傳贊 武林游記

三時記 水居記

可樓記 鄒忠公惠山祠堂記

汧陽縣三賢祠記 王侯祠兩廡記

常熟縣重建儀門記

興讓堂記 承賢橋記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竝封記事 毘陵歐陽守記略

卷十下

譜訓

譜序

譜傳

內傳

家訓 二十一條

增雜訓 五條

卷十一上

志表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志銘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志銘

孝廉陳賁間墓志銘

文學秦彥熙墓志銘

文學景耀唐公墓志銘

文學清宇高公墓志銘

董恭人墓志銘

李貞母墓志銘

本孺劉公墓志銘

劉貞母墓表

魏繼川先生墓表

卷十一中

狀

涇陽顧先生行狀

顧季時行狀

卷十一下

狀 祭文

山西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略

祭顧涇陽先生文 公祭薛元臺文

祭安我素文 祭長興令石雲岫文

祭丁慎所文 祭陳思岡文

祭遂確齋文 祭歸季思文

祭茹澄泉先生文 公祭復吾沈先生文

公祭葉容溪文

卷十二

題跋 雜書

題三太宰傳 題貞裕卷

題鄒貞女卷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烈帝廟助工疏引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金剛經集註小引 告龍王文

代耆老祭城隍文 題世尊像

題觀世音像 題達摩

題張仙 題純陽祖師像

題翠峰上人像 題聶端虛先生像

書立帝訓言後 書繼志會約

書悟易篇

敬書吾祖益荷詩手筆後

書唯菴先生志銘後

書成佑臺先生自志後

書淇園春雨卷 書金鏡軒董役卷

書江生癡卷

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

書相者潘覽德卷 書醫者喬心宇卷

書醫者顧仰蒲卷 書名公玉宇卷

書關僧淨六卷 書僧卷

書張汝靈扇 書秦兩行扇

書秦開陽扇

書友人扇

書友扇

書扇

書周季純扇

書朱仲增扇

書趙維元扇

同志約

同善會講語

三條

從孫芷生同男

增

恭較

高子遺書目錄

終

高子遺書卷一

近口語一百八十二則

學必繇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

至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親民止至善主意

也格者格此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

人至乎其極致良知也

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

不起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

知本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修身為本有何難知而須物格知至曰莫輕

看了世間迷謬顛倒都緣這些子不透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盡乎人矣曰壹是盡乎事矣

無而皆以修身為本實信得則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

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者以知至為悟不悟不足以為學故格物為要

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修未有能中

於理者古今學者之病大率在此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卻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病痛卻小皆至到之言也

無工夫則為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為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為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朱子謂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

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  
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  
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  
久矣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  
以心言也繇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  
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  
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  
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古本大學說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只緣以此二語爲錯簡故格物遂成聚  
訟然程朱工夫原不異本旨何以不曰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曰  
格物而不知本不謂物格知本之謂物格故知  
本之謂知至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  
人不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



高子遺書 卷一  
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容貌心便一合內外之道  
儼若思而已無纖毫事也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  
不知敬之卽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人之生也直敬以直內而已人之生也直本體也  
敬以直內工夫也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誠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不識誠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

事  
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費纖毫之力可謂明白  
矣今之重攝持者惟恐不須防檢等語開恣肆  
之端重解悟者惟恐誠敬存之之語滋拘滯之  
弊何邪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  
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  
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

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  
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

物格知至實見得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

主一工夫自妙矣

人心放他自繇不得

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

皆害心者也

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命大率繇此於搖動處正好下工夫尋向上去也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  
一念靈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覺以爲歷歷分明

者非眞明也是有意焉時起時滅者也眞明者其明命乎古人顧諟蓋實體如是非見也有見則妄矣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矣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眞知天自是形體

高子遺書 卷一  
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  
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  
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  
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著  
意便不是  
天在人身爲天聰天明爲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  
是道參不得絲毫人爲

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  
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不明經者異

心端也

無雜念慮卽真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

白沙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若非千休亦無

一念

當得大忿懣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真

把柄也

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

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在中

非有所著也故明道說未發之中停停當當直

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則不是放之謂也物各  
付物便是不出來不放之謂也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  
理充塞處最爲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  
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  
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  
子天地卽大腔子也  
仁不能守之未仁也仁則安故云守  
必有事焉是集義集義是直養操則存者必有事

之謂舍則亡者忘之謂也  
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  
人與物同一氣也惟人能集義養得此氣浩然其  
體則與道合其用莫不是義故曰配義與道  
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  
睿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  
動則著事靜則著空無有是處  
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  
交涉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為

賤役

知言則知道氣自浩然浩然之氣即天也天不動

故孟子不動心在善養浩然之氣若不知天欲

此心作得主定如何可得

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無則聽於物此不動心之

人道也

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於

事則自定物各付物之謂也格物者格知物則

各還其則物各付物也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

可得而明也

心之仁如目之明耳之聰目本明耳本聰心本仁

本體也明者還其明聰者還其聰仁者還其仁

未工夫也

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箇生故

仁即天也天在人身為心故本心為仁其不仁

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

欲並生哉昆蟲艸木不可自我摧折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

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

虛過一生殊可惜

惟天理至靜

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

主靜之學要在慎動

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著鹽如麪著油欲靜

而不可得人生無穿窬之事則無穿窬之夢非

禮不動皆如不為穿窬心自靜矣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

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

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

而動乃真靜也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

理靜者理明欲淨胷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  
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  
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為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  
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夫夫是體中非主不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  
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  
言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  
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  
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  
可自為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為迷  
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顯諸仁即體即用藏諸用即用即體

道有體用焉其用可見而其體難明其體可明而  
其用難盡故君子致知力行必交勉也  
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



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  
 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  
 其用益明矣  
 真知天命可畏是真慎獨  
 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為聖賢傳心之學在  
 此

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至矣平望人示人欲盡  
 因物付物者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  
 心法之要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因物付物之謂也  
 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為理因物付物之謂處物為  
 義  
 儒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詣而難於名  
 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為性天

高子遺書 卷一  
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  
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

門人厚葬何以爲不可使門人爲臣何以爲欺天  
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  
此理也

天理旣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  
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  
好惡以此用舍以此刑賞  
易簡而理得矣中庸其至矣乎聖人示人竭盡無

餘天理於此而見

朱子曰天地閒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  
思安排不容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若  
合符節此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  
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  
理更別無天理絲此觀之人心明卽是天理不  
可騎驢覓驢

高子遺書 卷一  
見衰冕與瞽者何以必作必趨見負版者何以必  
式入公門何以鞠躬割不正席不正何以不食  
不坐有安排乎則非聖人無安排乎豈非無隱  
乎爾  
擇善擇其天然不已者而已固執執其人爲不參  
者而已  
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  
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  
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離卻生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  
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  
理欲之界截然各別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體  
渾然無二不可有一毫之岐  
不誠無物參前倚衡立卓誠後自然如此  
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  
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  
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

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  
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  
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  
事者不可曰明善  
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  
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  
命之謂性未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  
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  
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有云不睹不聞之時者矣有云不睹不聞之體者  
矣云體者無時而不在體卽時也云時者無時  
而不體時卽體也戒謹恐懼卽時卽體也爲物  
不二者也

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  
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  
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知觀者卽是未發者

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至之  
之善誘也

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  
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  
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  
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

明道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停停當當直  
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又曰若能物各付物  
便是不出來也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

於未發而寂然不動矣此謂復性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  
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  
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天體物而不可遺詩所謂上  
帝臨女出王游衍實體如是雖不戒謹恐懼不  
可得也

費隱二字奇哉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  
矣故聖人只於彝倫日用盡道其間絕無聲臭

之可卽人以爲卑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  
妙顯之微者人不知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  
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微之顯所謂費之隱也  
明自誠而發見者性之本體也誠自明而悟入者  
教之工夫也中庸專明性教二字  
本體卽工夫者中庸而已聖人於乾之九二言之  
工夫卽本體者敬義而已聖人於坤之六二言  
之  
互古互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便見繼之者善  
天地之化息息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  
變易之易是二之也

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  
來者漸也旣已來矣甯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  
中無此種子殃從何來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聖人渾身是易也以此洗  
心以此齋戒原來非此不爲洗心不爲齋戒  
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

高子遺書 卷一  
即其所見者摹寫之耳信然哉天尊地卑章易  
已昭昭於吾前矣非此不欲將心不為齊無  
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  
特為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  
元繼之者皆此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  
性情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為冬四德以貞為智隆  
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

形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  
上蔡去一矜字而日子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  
至哉言矣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  
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此語最精  
切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所謂至善朱子  
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最盡  
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

大凶人心止於至善便如此易言天地卽是言聖人言聖人卽是言人心道無天人凡聖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一語便可見易

此體不可形狀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氣卽易體也明道又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形而上者乃密也發密義無餘蘊矣

易心體也無思無爲人以妄思妄爲失之故夫思

也者思其無思者也爲也者爲其無爲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爲其無爲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恆隨之六二曰弗兼與故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鮮不爲邪

伊川先生說遊魂爲變曰旣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



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  
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  
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  
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自感自應非有別物

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  
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  
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繇  
命造命繇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盡道非知命

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  
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  
人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  
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  
不是

曾子當啟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  
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子得修身爲

本四字

良知卽明德也須止於至善故致知在格物曾子  
易簣而卒便顯出箇曾子陽明至安南而卒便  
顯出箇陽明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  
曾子所以爲曾子也陽明日此心光明更復何  
言此陽明所以爲陽明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  
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  
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  
庶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絕四是克己  
克己復禮便超凡入聖

聖賢所欲止是一仁更無別物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  
云篤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  
思只是求仁故曰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

莫賤於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

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矜細行最得力

話不可騁快說事不可騁快作

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

於冥然柰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

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

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

言敗之此持己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處見得人人有善

是薄責於人處

鄉原曰生斯世爲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

也推什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便是醉夢人也喚醒了

高子遺書 卷一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定見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定守也學聖人之學而不辦  
此如築室者無基堂構安施乎種樹者無根灌  
漑安施乎

講學者講其所行者也不行則是講而已矣非學  
也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  
便足爲賢子弟矣

正公言才有善不善恐非定論性旣善才豈有不

善迷於性則不善復於性則善如反掌然能反  
者乃才也

念菴曰但知卽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不  
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  
講良知者末流之弊

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  
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  
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  
頭亦無分毫挂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

其流之弊弑父弑君無所不至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爲居敬解釋經書以爲窮理是養稊稗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言赤子之知能百姓之日用是矣試看鄉黨一篇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赤子能之乎百姓能之乎故聖學要在禮義  
君子一點良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後世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爲小人專認君子爲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舍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惡乖方用舍倒置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

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  
足民方救得國之不足有若益徹乎正言足用之道有若要在源頭上做來哀公要在末流上補救其實末上如何補救得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託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菴先

高子遺書 卷一  
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槩終是  
聖賢真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  
學問終是豪傑真色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  
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高子遺書卷一終  
邑後學龔履純校字

高子遺書卷二

劄記 四十六則

有一事當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  
至當處慊於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不存心不可知性不知性不能存心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  
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  
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

學上達在此

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著意

晦菴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參觀二語可以見有事勿正之義

盧玉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仁與智藏諸用禮與義顯諸仁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問門人曰腔子

外是何物要思得之

吾嘗出入於佛老而知總不如一敬字里蓋緣於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悠曰善固粹而後善惡之意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為復性具則欲其氣昏其氣爽也然而心與理一而已矣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識義理而心體未徹者入於見解見心體而義理未徹者入於氣機



或疑程朱致知爲聞見之知不知窮至物理理者  
天理也天理非良知而何或疑文成格物爲元  
虛之物不知各得其正正者物則也物則非天  
理而何落於聞見墮於元虛者其流弊也然而  
立學之本有虛實之辨焉物理實則知亦實從  
義理一脈去故曰擇善固執而好善惡惡之意  
誠知體虛則物亦虛從靈覺一脈去故曰無善  
無惡而好善惡惡之誠替矣毫釐千里蓋絲於  
此

王文成曰吾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得來其致知  
之工何如乎其所經歷體驗處皆窮至物理處  
也身絲程朱之途口駁末學之弊猶之可也學  
文成者口襲其到家之語身不絲其經歷之途  
良知從何得來  
顯言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之本也微言知本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本也  
殫壽不二二此念也造次必於是此念也顛沛必  
於是此念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本體工夫具在洋洋乎發育峻極者此也優優乎三千三百者此也

知時則知幾故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莫見莫顯也中和也皆悟法也戒謹恐懼也慎獨也致中和也皆修法也天然一念現前能為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致一則密不至於密安得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乎

主一二字最盡一者本體主者工夫

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當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斲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天下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

高子遺書 卷二  
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正  
天心至善無惡至平常聖人無不善百故曰  
邵子言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此言易也一動一  
至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此言太極也主靜要  
亥子中間卽一動一靜之間  
當下卽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  
朱子曰提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  
真當下  
擇乎中庸得一善者復於未發也少加毫末便復

失之拳拳服膺弗失者純於未發也  
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顧涇陽先生曰此不可離  
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  
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想此念頭於何而來  
便識得本體矣余謂此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  
查考若在世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  
臾之義尚疏若在心上的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  
間於須臾之義方密  
道者率性之謂天下豈有須臾離性之人百姓特

日用而不知耳

元公純公之於易也淡乎獨得其至微以洗心藏  
密矣康節之妙於象數正公之發明義理文公  
之歸本卜筮皆卓絕漢儒孰得而奪諸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  
夫子去魯十有四年與二三子棲遲容與其進德  
修業有不可知之妙所以贊易大旅之時義  
持志之象如貓捕鼠如雞抱卵  
敬者心之貞也貞則元矣故求仁莫如敬

程子謂栽培生意在六經先得根本然後可言栽  
培根本自六經得之生意亦自六經培之所謂  
好古敏以求之者與  
朱子一派有本體不徹者多是缺主敬之功陸子  
一派有工夫不密者多是缺窮理之學  
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心復於性則無飢渴之害  
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  
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

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  
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  
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  
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  
起時便是此件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一  
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  
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絲其同故人皆  
可爲絲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  
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高子遺書卷二終

邑後學陶黼昇校字

高子遺書卷三

經解類

古本大學題詞

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爲本明矣有修身爲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爲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而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

伊川先生再易之晦菴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于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蓋往來胷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波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沒之吾沒之于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

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宐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宐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于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于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

自為大學則何所抵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于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大學首章約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吾之明德也

在親民

明民之明德也

在止

于至善

明德之極處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申言止之為要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教以知止之法

古之欲

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謂知所先後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物有本末本在此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非物

格知至者烏能知之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在此止

詩



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  
 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  
 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民之不能忘本于盛  
 德至善可以知本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民  
 所以不能忘者以此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明者自明也知本也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者  
也知本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  
 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  
 交止于信止者隨身所在而止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此謂知本所以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以身為本非物格知至者孰能知之

大學首章廣義

或問曰大學竝列三綱而歸重知止何也曰三綱非三事一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止至善者明德之極至處也然不知止德不可得而明民不可得而新何者善卽天理至善卽天理之至精至粹無纖芥夾雜處也不見天理之至便有人欲之混明德新民總無是處故要在知止也

曰物有本末一節何謂也曰此正教人知止之法也人心所以不止只緣不知本千馳萬鶩無所歸宿大學當下便判本末始終下文詳數事物使人先于格物而知本也

曰何謂本末明其非二物也譬之于木有本末而已何謂終始曰欲圖其終必慎其始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此終事也而必始于修身有到頭事必尋起頭處也

曰大學平分八目而歸本修身何也曰無身則無心意知物無身則無國家天下而身其管括也格

致誠正爲身而設齊治平自身而推故八目只是  
一本

曰何謂格物曰程朱之言至矣所謂窮至事物之  
理者窮究到極處卽本之所在也卽至善之所在  
也曰若是則于古本無悖與曰無悖也天下之理  
未有不本諸身者但格物不到物之至處不知物  
之本處故修身爲本是一句眼前極平常話卻不  
是物理十分透徹者信不過格物是直窮到底斷  
知天下之物無有本亂而未治者無有薄其身反

能厚于國家天下者知到本處便是知到至處故  
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曰淇澳以下何謂也曰皆釋知本也本末不過明  
新故釋知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也淇澳之詩是  
合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民之不忘本于盛德至  
善也烈文之詩又申言民之所以不能忘者如此  
康誥以下是分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明者自明  
新者自新止者自止全不向末上起一念也至于  
使民無訟而知本之義益了然矣曰大學無經傳

乎曰大學一篇本六段文字每段必雜引經傳以咏歎而推明之使章內之旨悛然無遺而言外之旨悠然無盡此篇法也首段三綱八目之下卽釋格致而格物卽在格知本末本末卽是明德新民知本卽是知至知至卽是知止原與三綱通爲一義故通爲一段其次卽歷釋誠意以下初無傳經之別也

曰誠意以下必以所謂發端以此謂結之釋格致不然何也曰物有本末則修身爲本之發端此謂知本則修身爲本之結語歷引詩書再以此謂知本結之文理本自顯然且正心以下俱雙關釋如釋正心必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至誠意則單提釋不曰所謂正心在誠意原無定文至格致則總括釋不曰所謂誠意在致知者以知本括始括終誠正修齊治平無不貫也

曰釋格物而不見格物字何也曰格物卽致知也書不云乎格知天命格卽知也格訓至致訓推極格卽致也大學格物卽是致知故釋知至不必釋

物格大學知至卽是知本故釋知本不必釋知至也  
曰知本之爲知至是矣知至之爲知止何也曰大學修身爲本之本卽中庸天下大本之本無二本也故修字不是輕易說是格致誠正著實處本字不是輕易說是心意知物著實處本在此止在此矣明德者此新民者此至善者此無二物也  
曰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矣其說果與古本合邪曰王先生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

德言則格致誠正皆其工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而于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于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爲明德也至于說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爲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大學

高子遺書 卷三  
固以三綱爲主意八目爲功夫矣試舉王先生古本序一繹之其于文義合邪否邪  
曰朱子自言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子之願學朱子篤矣于大學反異其指何邪  
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黏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

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曰李見羅先生之揭知本何若曰陽明先生復大學古本而于知本之義未之及也李先生徹悟知本而于知至之義未之及也其曰止爲主意修爲工夫格致誠正不過就其缺漏處檢點提撕云爾似于知本知至相黏處卻看輕格物也大學以知本爲知至正以物格而知本此開闢啟鑰最先下手處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就明新言則明德爲先就明德言則格物爲  
九

此處受病必有異證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千聖傳心一脈遞授大學之本文自明也

附錄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缺傳方氏希古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大學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

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大學非是致知以格物本爲正

蔡氏虛齋曰竊謂董葉諸公所定亦未安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續以知止一條續以聽訟一

條終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如此則繇粗以  
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次第也  
王氏陽明疑朱子大學非是遂斷以戴記本爲孔  
門古本而曰大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  
本于誠意原無皦傳可補合爲一章而感之與  
湛氏甘泉謂大學古本自天子至于庶人兩條後  
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修身申格  
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也  
魏氏莊渠謂大學格物傳雖亡而實不亡知本云

者正教學者第一步工夫優入聖域發足在茲  
王氏心齋謂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  
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數句  
是釋格物致知之義  
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于  
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  
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也格知自天  
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  
羅氏念菴謂莫非物也而身爲本莫非事也而修



身爲始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吾與天下感動  
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  
止矣知本故也

羅氏近溪謂大學原是一章書  
李氏見羅謂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于至  
善論工夫只是修身爲本淇澳烈文二條皆明知  
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聽訟一條正釋知本  
義也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于信下  
顧氏涇陽謂大學原不分經傳董蔡諸君子表章

格物傳最爲有見但自天子以下二條正發物有  
本末之義不合遺卻知止一條明係止至善又不  
合混入

愚按大學自程朱考訂而後百有餘年先儒紬  
繹所及亦旣知古本之爲是矣亦旣知經傳之  
不分矣亦旣知知本之釋格致矣顧仍原本則  
費解說正錯簡則涉安排仍原本者不知淇澳  
諸條附誠意之後文義截然強之而不可合也  
正錯簡者不知淇澳諸條移知本之前旨趣躍

然味之不可窮也兩簡互易殘經遂完千古塵埋一朝光復崔先生之見及此天啟之矣

附錄洵詞

崔氏後渠

名銑

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于本末

之知莫急于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于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

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愚按崔氏所云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此不易之說也其他釋義似未自然越一年又見高氏中元問辨錄所正大學古本與崔氏同其釋義更直截明悛千古人心同然于是乎在

說類

困學記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于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于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柰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邪覓註釋不得忽于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侖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活適江右羅止菴

名懋忠

來講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于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為而發者天啟之矣驗之頗近于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于見義必為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恍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

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胷中理欲交戰殊不甯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潛心白沙先生主靜之學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荅曰無聲無臭實出口百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于道全

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于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于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于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

高子遺書 卷三  
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字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

日溪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百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甯息只于動中鍊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

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淡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

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亙古亙今間不容息于何而忘于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

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于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 甲寅孟秋

記

山居課程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執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鐙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

寢

山山復七規

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卽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卽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帖聖賢切要之言自有

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卽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龍正謹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平看破只須曰原非有一一復何歸啞然而一笑耳禪家參話頭千蹊萬徑不出此類彼原謂以安息安但知參之者爲妄用不知所參者原屬妄設也終



高子遺書 卷三  
日終年參無理之語真是勞而無功故程子  
謂天下莫忙如禪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  
人且于靜中體帖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百  
世之羣蒙矣大抵釋氏立靜坐一法與孟夫  
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意思儘覺相近吾儒  
不廢其所長往往用以入門程子嘆善學陽  
明補小學皆借用先生體帖要言是反用  
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

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  
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  
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  
在人各各自體帖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  
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  
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  
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  
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  
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

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靜書靜坐說後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弢光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

故必收斂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

志

示學者一曰效不令心與念銷則可良卦效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

其性則知天  
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  
本體不現須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  
下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  
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學者不  
識痛癢便謂自家已是了何不從靜中體認已湛  
然虛否無昏無散否動中體察已斬然直否無將  
無迎否若猶未也豈可不大愧恥大發奮迅忍自  
瞞昧虛過一生乎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為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  
潔著不得些子污穢纔些子污穢自家便不安此  
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今人卻將道  
做一件物事安頓了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  
色真性弄得頑鈍了不知這箇道是甚麼道

古人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  
現成味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浚怯者以之勇躁者  
以之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  
者以之廉慢者以之莊伎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勵

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揆經史布衣只道聽塗說空疏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于經術實修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讀書法示揭陽諸友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上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

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用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弟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淡洽一面思索體認一

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會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會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迺萬理統會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間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

坐定令浮氣稍甯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于此類者尋箇入頭若更不得再于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

惟無志者  
不可藥惟  
無疑者不  
可藥

可行至于文詞不過寫其曾中所自得若心定理  
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績飾而工矣天  
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  
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  
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  
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  
而師友洩之便沛然矣

格言

三月十五日

朱文公先生曰惟心麤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

說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是麤病  
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  
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好學說

嘗思聖人自視無知無能下至不為酒困亦不自  
居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學而已千古以下想見聖  
人不過一箇樸實頭孳孳學問人也然不知其如  
何好學及觀自言其為人忘食忘憂忘老聖人于  
學直是滋味如此然不知其所好何學及觀若聖

與仁章然後知聖人所學聖與仁而已一部論語其自爲的不過聖與仁誨人的不過聖與仁人但見其日用常行隨人問答不知其皆聖與仁也故聖人須自說破然則聖與仁與忠信是一是二曰此正見學之可好矣忠信只是人的真心此一點真心蓋天蓋地亙古亙今只看人學問何如若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廣大愈肫切這便是仁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微妙愈通明這便是聖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滋味無窮非實修實證者

不知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至也聖人于乾卦言之矣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詞立誠所以居業進德修業直上達天德不過這箇忠信

而天爲善說

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吾人終身進德修業事也然爲善必須明善乃爲行著習察何謂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胷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

至于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明此之謂明善爲此之謂爲善明之以立其體爲之以致其用感而遂通者原是寂然不動本無一物也以此復性以此盡性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人莫要于知天知天則知感應之必然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爾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

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而何以謂之天何以謂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然則人之爲善乃自求福爲不善乃自求



禍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知此則爲善去惡之意必誠惡淨而善純人乃天矣

余觀聖人之教最先格物格物者格至善而已至善者天而已一徹永徹一迷永迷此吾人聖狂界口生死關頭

身心說

明道程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好時自家身心蚤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了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猥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揆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爲抑亦有畏而不敢爲恥而不忍爲者矣

洗心說

鍼貶俗腸  
近泰山巖  
巖意象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以富吾以仁  
彼以爵吾以義不作富貴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  
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有甚動得我知之囂囂不知  
亦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有甚恐  
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染得我鳶則于天  
魚則于淵有甚局得我既喚做箇人須是兩手頂  
天兩腳拄地巍巍皜皜還他本來面目一洗世界

萬里無塵此之謂洗心

中說

儒者須守十六字宗傳以中為本人心人之心也  
有此人即有此心自知誘物化以來皆為五官四  
體之欲攻取萬端危孰甚焉道心心之道也有此  
心即有此道雖根于仁義禮智之性而發于氣拘  
物蔽之餘乍明乍晦微孰甚焉精者精明不昏昧  
也一者純一不散亂也惟此心精明純一則允復  
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人心皆道心矣

未發說

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

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冥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

梁成以先  
生爲未來  
之益友

高子遺書 卷三  
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  
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  
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未發者  
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于未  
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  
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  
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心性說

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

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  
仁義禮智耳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  
者于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  
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邪余曰上人了悟  
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  
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  
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  
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

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于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鐙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三則此理在拈花

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氣心性說

氣也心也性也一也然而天下學術之岐則岐之于是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習之而氣則氣習之而心則心習之而性則性矣性者何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爲如五德五常之類生民欲須臾離之不可得而二氏不知也外

透禪理窮  
禪奘明道  
以來未見

異端之心  
始服

此以為氣故氣為老氏之氣外此以為心故心為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言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于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于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于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于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儒者以佛氏外君親然其教未

仙卻不然

真見為爾  
不關強合  
不顧人疑

嘗不先忠孝吾獨謂二氏足以亂教者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而惡分別彼固曰無分別心有分別性吾則曰有分別性亦無分別用天下是非善惡而已聖人因物付物處之各當而我無與焉所以經世宰物萬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蝟飛蠕動無不慈愛顧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舉一世糜爛盡壞之不顧而曰清淨無為也嗚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謂無理也或曰老氏長生其神長存儒者能乎曰無極而太極之謂長生日佛氏無生出

離生死儒者能乎曰太極本無極之謂無生夫佛氏斥斷常二見先儒謂人死則滅反墮其斷見何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理義說

伊川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即聖人良止心法胡氏廬山輩以為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為在物

之理義之藏于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為處物之義理之呈于各當也心為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為體心為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為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于心無物于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為理但循物而為義不從心為理者公也循物為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

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  
此之謂良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  
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  
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氣質說

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  
可言性故論性至程張而始定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

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  
靈形濁而蠢匪直外有五官之形且內有五藏之  
形故吳王濞有反骨而高祖先知其反安祿山有  
反骨而張九齡先知其反王莽之鳴吻商臣之蠶  
目越椒熊虎之狀伯石豺狼之聲皆形也形異而  
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  
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淡之時未始不可  
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于善易習于惡難  
質惡者習于惡易習于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



高子遺書 卷三  
惡之極有必不習于善必不習于惡者也故  
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  
曰學以變化氣質為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于成形之後猶論水  
于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  
此水豈有二邪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  
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二故性卽  
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  
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

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性善之說始定而變化氣  
質之功始力所謂變化氣質者正欲人知得性善  
雖惡人可齋戒沐浴事上帝云爾故曰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氣質之性則形色天性矣  
蓋一明性善隨他不好氣質當下點鐵成金

寅直說

虞廷十六字萬古以爲心學宗祖矣至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第謂秩宗交神明之道不知其爲心學  
之要也夫人心所以不清由不直所以不直由不

此說一出  
遂使寅直  
清與精一  
執中之訓  
並昭日月

寅寅直者敬以直內之謂也寅在一元則人物開  
 闢在一年則三陽交泰在一日則平旦清明萬感  
 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敬則直矣直  
 則清矣一有作意即非寅非直非清故曰惟寅直  
 惟清惟者惟此真體更無纖塵惟此真色更無纖  
 染此人心所以合天德也有設焉伊尹稱湯味爽  
 丕顯味爽者寅也孟子亦曰平旦之氣平旦者味  
 爽也真心莫顯于此于此悟入則作聖之基于此  
 混過則負天之牖聖人言寅直微矣哉因為箴曰

曰敬曰洗  
 心曰操存  
 曰至命皆  
 身至而後  
 信之

天地之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為至貴人生于  
 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  
 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惟寅直乃性真體其  
 性來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  
 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于一元味爽之際氣反其  
 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且晝勿梏謂之曰操日新  
 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于命

愛敬說

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

高子遺書 卷三  
者敬人君子存心只是仁禮仁禮只是愛敬所以  
期至于法今傳後之聖人斯二者而已矣斯二者  
何從來也從孩提來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所以爲良知良能是人之本心也  
聖人因之故曰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所因者本也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歡心  
諸侯卿大夫士庶以此得一家之歡心是以災害  
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立

不自反不  
知不歷世  
亦不知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聖人所以  
治天下如運之掌者得其本也世人致禍之道其  
事非一而其大端皆由慢人惡人故心不和平災  
害竝至卒之虧體辱親成大不孝君子有終身之  
憂者憂不仁不禮不愛不敬也有終身之憂則無  
一朝之患矣  
好惡說  
近見世局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因而推其故  
原來只在好惡兩字不是這兩字上差差在心上

不是心上差差在仁不仁上世間那一箇人是沒好惡的但各人等第不同一等人便是一等人的好惡二等人便是二等人的好惡三等入便是三等入的好惡其等愈下其人愈多其好惡相同愈多彼見其同便以為公好公惡便自謂能好能惡不知聖人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果如此世間何仁者之多也若是猛然自省我還是仁者否仁至難言只把此篇聖人言仁處自家查對如久處約而無濫久處樂而無淫志仁無惡欲富貴而

好惡處亦只反躬

不處非道惡貧賤而不去非道終食不違仁好仁而無以尚惡不仁而不使加身諸如此類一一合否若是未合未可自謂仁者自謂能好惡也或曰兩邊好惡必有一邊是的是的就是仁否曰也難說又有一勘法我這好惡還從吾君吾民上起念否還只在自家意見上異同軀殼上通礙交游上生熟起念否此亦勘得大槩要之肯回頭查勘惟恐自陷于不仁只此念已向仁路上來不患其不能好惡矣若只鹵莽滅裂去無論不是的一邊即

又就好惡上一反

又說个無所不反的心事

是的一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乾坤說

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嶽方是坤能無

乾知坤成  
上通孔聖  
宗旨洛閩  
所未發

乾知則無坤能無坤能亦無乾知譬之于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籜籬曰吾道甚大柰何為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

乾象說

聖人之象乾而言元亨也繼之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明言人道矣言利貞也終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言人道矣故朱子別

高子遺書 卷三  
之曰此爲天道之元亨利貞此爲聖人之元亨利  
貞易渾而言之今別而言之讀者不能無疑然非  
別言天人聖人彖文何以交錯如是也蓋積疑久  
之一日恍然曰有是哉聖人自釋之矣曰乾元始  
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大矣哉此申言元亨利貞也曰大哉乾  
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  
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申言大明  
首出以下語也六爻發揮六龍時乘非人乎天下

平非萬國寧乎統之曰大哉乾乎皆乾道也其以  
人道而爲乾道也明甚則其以乾道而爲人道也  
明甚所以交錯其文者蓋四德有終始之義故六  
爻有時成之位非御天者之雲雨則元亨不能成  
利貞之功而萬國不寧皆乾道也皆人道也聖人  
正恐人二之也吾于是沛然于錢啟新先生象像  
之說而知其有功于易者大也象像之說曰爲乾  
爲坤天地之象也上天下地則人之像也六十四  
卦其象卦也其像人也鍤一非人像也夫聖人不

高子遺書 卷三  
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明言乾  
之爲人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言坤之爲人也  
豈獨聖人有之明言人人自有之也人人自有之  
而以歸之天地歸之聖人歸之易書者何也

乾彖釋

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行亨也各正性命利也保  
合太和貞也此乾道之大明終始也有四德之終  
始故有六位之時成有六龍之時乘故有四德之  
終始乾元統天而首出庶物六龍御天而萬國咸

寧矣

大象

易者象也乾者天行之象也君子自強不息則乾  
之像也以者非法其如此而如此之謂也六十四  
卦一易而已生道者一易而已天得之爲天地得  
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皆此也以此自強不息則謂  
之乾以此厚德載物則謂之坤非此則更有何者  
而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乎故易者象三才之  
爲一像也

三勿居說

客問高子曰何謂浩然之氣高子曰性也曰性也安得謂之氣曰養成之性也性者生理也如艸木焉惟有性故忽而根芟忽而榦葉忽而花實也實則成性而復生或槁之或戕之則靡然萎矣人之于性也亦然養之暢茂條達則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而性乃成浩然者人之花而實者也今天下之于性人人能言之然自幼而壯而老不知性為何物何怪乎與年俱盡靡然為腐艸朽木也乎哉養

一鍼入穴  
八便好下  
于

之何如曰直而已矣直之謂集義直之謂有事直之謂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忠餘鄒子以三勿名其居而問說于龍謹以對客者對夫鄒子之以是名居是有志于性者也是不忍于自槁而自戕者也夫然請自勿忘始勿忘而後知所謂有事所謂正助矣

夕可說

潛江宐諸歐陽公既致其潁州兵使者而歸奉朝命再辟堅臥不起乃得佳壤于豹湖之濱而穴之



高子遺書 卷三  
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  
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于某某曰噫嘻予未朝聞  
焉知夕可且予方有疑于周元公也其說太極而  
以死生之說終何邪死生之說在始終之故矣若  
何原若何反邪爲之研味者累月一夕夢有儒衣  
冠者以爲元公也前而叩焉公曰夫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生死也一死一生者羣生之動靜也此所  
謂易也恍然而寤于時明月在室萬籟咸寂予乃  
整襟端居一靈炯然如月斯淨眾緣脫落如籟斯

道不可說  
簡不可說  
說其爲道  
者

寂久之而笑曰此物何動何靜何生何死耶噫嘻  
我知之矣死生道也譬之于漚起滅一水也寂然  
不動者也吾欲復其寂然者豈遺棄世事務一念  
不起之謂哉君君臣臣父子子萬象森羅常理  
不易吾與之時寂而寂時感而感萬感萬寂而一  
也故萬死萬生而一也聞道者非耳也至于今而  
後恍然知向所爲道其爲物乃如此也吾未之間  
而且由焉朝于斯夕于斯必有至也至之日則吾  
聞之日聞之日則吾可之日也謹以質之于公以

爲可否

輔仁說

夫子曰爲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輔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與人爲體者也人也者與仁爲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于仁之中也猶之胥天下之木而于春之中也春不可見而見之于木仁不可見而見之于人仁之于人無一膜之隔人之于仁若萬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是故胥天下之謂仁執一人之謂己推己而人之則仁執人而已之則不

仁故爲仁者莫妙于人已之間吾之所不得而知也相觀相摩相習相薰忽不覺其執者化推者通而仁矣故曰輔仁輔仁者友也以者孰以之爲仁由己也馬銘鞠諸君知于文中求友友中求仁爲作輔仁說

觀兩先生所參春游記請益

若拈本體更無可說才涉言說盡屬工夫觀其會通非一非二鄒先生意思多在本體上指點顧先生意思多在工夫上防閑鄒先生多說放下顧先

高子遺書 卷三  
生多說操存要之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  
放下若謂放下者非操存操存者不放下則觸語  
生礙矣要知伊川先生心存誠敬乃真放下心存  
誠敬至于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  
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  
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  
聖人爲拈一敬字重本體者欲埽念頭并埽善敬  
字面重工夫者欲顯實理并埽虛寂字面兩者之  
偏雖小兩者之害則殊又不可不察也若說本體

了則立地便了若說工夫休則無時可休至于本  
體有不透工夫有不透本體全在各人自痛  
自知如葬言語孤負兩先生矣敢爲兩先生闡其  
大指并以請正

龍正謹按非千休無一念所休者妄想也以  
妄想對誠敬則惟放下而後爲操存若欲放  
下其戒慎恐懼之念卽東坡所云打破敬字  
矣因打破故曰敬敬又何打破之有則惟操  
存可以該放下古來遷逸高人固有放下世

高子遺書 卷三  
間一切而未知操存者兩先生之說畢竟涇

陽爲密

辨類

陽明說辨一

君子于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  
說體之于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  
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  
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爲得朱子之心而  
有當于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

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  
如求孝之理于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于吾  
之心耶抑在于親之身耶假果在于親身而親沒  
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  
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  
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果若  
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  
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  
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

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于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至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于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爲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爲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于其所忍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嗔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于其所爲無不見吾不爲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于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存無不正

也吾所聞于程朱格物致知之說大略如此也未聞其格孝于親之身格忠于君之身格惻隱于孺子格不受不肩于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說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于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陽明說辨二

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于聖人之爲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惑之大學

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整菴羅氏所謂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複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

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

陽明說辨三

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外不識性也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于外也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

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于事物之中爲析心與理爲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能合而一之也

猶之乎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歎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智傳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

專言行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後之說也則大學之言先者八言後者八皆爲不可通之說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陽明說辨四

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爲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



者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從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闕疑而慎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慎行其餘乎不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爲初學言之也知之次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間天下之至妙存焉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言之然豈今日之所謂哉

異端辨

乙巳仲夏余游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士人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于學宮一旦叛入異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于彼庠序之養育何負于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竭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爲一書尚未得也

竹窗隨筆內一條辨良知者曰

云

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指出孩提愛敬是最初最真處以是為妄何所不妄仁義智禮樂其實只事親從兄二者二者既妄五者皆偽人道盡滅矣幾何而不胥為禽獸也真常寂照將焉用之

正譌集內一條辨佛書多才人所作曰云云

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有閒工夫在溪山浚谷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

話也謂孔孟為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為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肖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肖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辨三教一家曰云云

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為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于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

于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為佛氏者尚援  
 儒以重佛今之為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為三  
 教之說以為與吾道列而為三幸矣其後為一家  
 之說以為與吾道混而為一幸矣今且擯之為凡  
 擯之為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疏之然則天下孰肯  
 舍聖人而甘為凡夫舍尊長而甘為卑小舍親而  
 就其疏也嗚呼用彝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于  
 夷狄而出于中國不出于釋氏之徒而出于聖人  
 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救之急故  
 大聲疾呼

又辨三教同說一字曰云

云

此說鄙陋之極不必為剖吾且據其說佛者問之  
 一者何邪以為有物邪無物邪以為有物則不識  
 一以為無物既無物矣又有何物超乎一之外乎  
 所見如此而徒為張大之說以誑惑後生罪可勝  
 誅也邪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荅

翁語次淡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  
 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

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  
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  
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  
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  
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空乎今人以物理爲  
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  
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  
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  
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

做竝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  
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卽氣故指氣以見虛  
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卽此便不是謂氣在虛  
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爲氣余曰謂氣在虛空  
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  
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  
是總不是余亦不敢與長者屢辯而止因思學問  
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  
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

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為覺宐其認理為鶻突為黑影端緒迴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聖賢論贊

先師

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于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顏子

箠瓢陋巷是何曾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為仁

曾子

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子思

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

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為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孟子

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鍼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沈埋

濂溪先生

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迹可尋無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于未畫聖人洗心退藏于密以此

明道先生

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甯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為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為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伊川先生

高子遺書 卷三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先生之道通于天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于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儒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主心問乎好平大學橫渠先生中氣香靈心出理由聖學實處聖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與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于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無難哉百善無善莫可

晦菴先生

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